

抗戰勝利後·學潮紛擾時

教長朱家驊北巡記

● 方子敏

抗戰期間陳雪屏教授任教於西南聯大

時期，得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處長康澤的禮重，受北大老教授朱家驊的關顧，出任西南聯大青年團分團主任，負領導青年學生從事戰時愛國的神聖工作，筆者正在聯大肄業，陳師與我們師生之間的情感，非常深厚，一九四九年政府應變改組；入閣的教育部長梅貽琦未能到任，陳雪屏以政務次長為代理部長，搭孫科院長專機由廣州赴南京就職，筆者承命隨同，順便安撫留在京滬的教育部同人和眷屬，事畢同返廣州。陳雪屏與朱家驊交情敦篤，曾在旅途中與筆者談及朱家驊由教育部長調任行政院副院長當時的敏感問題，語意含蓄說：「某某人，累及了一生潔淨的朱先生：一言下有感慨之態。這些前輩」去世了，後輩不免有「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的情懷，是非與公道不須論得！

慰問戰時受難學人

朱家驊曾兩度擔任教育部長，第一度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四年四月，第二度為一九四四年十月至一九四八年十月，其教育政績，已多有記錄。本文所追記，只是筆者所目擊的，屬於動態的一段。

一九四七年，即民國卅六年秋初，抗日戰勝剛及兩年，朱家驊鑒于東北、華北久處於敵偽（日本及汪政權）統治下，青年意識頗受毒化影響，亟須清除，立意親自再度北上（第一度北上在戰勝之初為時短促）視察教育復員情況。這一度北行，也與黨務有關。因為抗戰時期，朱家驊迭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組織部長，對華北

、東北的地下愛國工作，特別注意，東北方面，無數志士與知識分子在黨務特派員羅大愚的領導下，奮勇抗日，前仆後繼，英烈感人；華北方面，英千里教授等也基於愛國熱忱，戮力于地下工作，英教授甚至在牢獄中不顧全家死活，依舊密電與朱家驊聯絡（附註：復員後，英千里教授隻身到南京，任社會教育司長，政府遷台始轉任台大外文系主任），故朱家驊急圖再度北行，親予撫慰。

胡適等人勸阻北上

當時北方學生，受共黨分子的引誘，發動一波波所謂「反內戰反飢餓」的遊行示威，影響政府的威信。北京大學校長，就是與朱家驊公誼私交非常深厚的胡適博士。胡適當然熟知許多教育上所遭遇的嚴

重困難問題，不是短期措施所能解決的；乃請北大訓導長陳雪屏商同北平教育局長王季高，聯名電勸朱家驊展緩行期。但朱家驊秉性果決，無懼於艱險：例如在其就讀於上海同濟醫工學校期間，懷於國勢岌岌，便組織青年敢死團，協助陳英士攻擊清廷的上海製造局。又如中研院在台重建之初，朱家驊年事已高，認定為切合時代需要、治史不宜僅治古代史，應該增設新所，專治近代史，案經報得政府同意，新所的籌備人也洽定，因有兩三位治古史的「研究員」，以籌備人選不適當為理由，提出異議，胡適博士知悉後由美國來函，勸請展緩設新所，避免困擾，朱家驊仍依原定計畫，籌設新所——近代史研究所籌備期間，成果已為世人所共見。由於這樣堅韌的特性，朱家驊北上視察的行程不變更，但必須電覆陳雪屏、王季高兩位，婉謝胡適校長的好意。

師院學生爭取改名

教長朱家驊飛抵北平的那一天，時已夜半，翌晨即前往北大。胡適校長除了託教務長陪同參觀理學院各項設施之外，自己坐在辦公室分電邀請各院系教授于是日

下午三時，集合座談。屆時朱氏蒞場，對同仁長期的辛勞清苦，表達慰藉感謝的誠意。不料，北平師範學院的學生聞訊，聚眾二百餘人，及時奔至，包圍朱家驊，要求改名為「北平師範大學」。朱氏重申教育部制度，凡屬專科性質的學院，統稱「學院」，不得例外改稱「大學」。學生乃叫囂喧譟，形同威脅。胡校長得訊，立刻趕到會場，一邊請朱氏續行參觀，一邊擋住鬧事的學生，朗聲表示：「教育部長來北大參觀，是我們北大的上賓。你們師院學生要向部長陳情，應該對我說明，由我轉達，怎麼可以跑來這裡，直接打擾部長呢？」胡校長以崇高的聲望，加上這一番正當而巧妙的言辭，使師院學生稍稍安靜下來。可是，過了一會兒，還有些人在喊：「胡校長！那麼請您保證，部長能夠容納我們的要求！」胡適一向待人溫和不，對事卻很嚴正，當即沉下臉來斥責：「你們這樣的表態，不是形同威脅嗎？簡直是下流到不可理喻了！」隨即怫然離場。師院的學生似覺沒趣，陸續散去。這一幕雖是一樁小事，卻足見胡適的風範。

清華鬧場嚴正開導

第二天的行程去參觀清華大學，也要和教授們座談。但在前夕，清大秘書長沈蕙齋與朱家驊身邊的筆者通電話：「據說清大有些學生可能採取干擾行動，朱部長可否延遲行程？」筆者回答：「學生缺乏理性的行動，部長司空見慣了，屆時應能適當對付，行程似不必調整。」次日清早，朱家驊僅由筆者陪同，到達清華。當梅貽琦校長迎進校門時，許多學生持著蔬果食物或日常用品，同時舉起「反飢餓」旗幟，一個接一個地遞進，近乎鬧場。朱家驊怡然收受，隨手交由筆者提住。場面不顯混亂。朱部長由校長引上圖書館二樓，出席教授座談會，討論當前大學教育的各項問題。朱氏首先致詞：「長期抗戰期間，諸位教授堅守崗位，培育青年，多年忍度艱苦的生活。這般堅韌執著的精神，為國人所共仰，本人藉此敬表景佩。抗戰勝利已達兩年，而艱困未紓，瘡痍滿目，教育上的困難重重，還賴諸位同仁一秉初衷，繼續共同努力撐過難關，為大學教育與國家前途振作新機。」接著在座的教授相繼提出意見，氣氛非常融洽。座談完畢，梅貽琦校長陪同朱家驊部長巡視所屬理工學院設施。左派「職業學生」亦即專搞學

運的分子，聚眾百多人，緊緊尾隨，一陣陣叫喊，要求部長給他們「訓話」，實則蓄意干擾，一路跟到水利館；雖經梅校長開導，也不見停止。朱氏乃轉過頭來，挺身在課椅上，提聲對學生說：「各位同學，你們有什麼意見，儘管說出來，我會給你們答覆，但不許無理吵鬧！」大概由於高個子部長的篤定態度，把那麼多的小夥子給鎮懾住，竟然鴉雀無聲。但過不多久，喊聲又起，無非是「反內戰」、「反飢餓」、「吃光運動」、「增加大學生公費」等等流行口號。朱氏不假詞色、義正辭嚴地予以駁復。這樣僵持了三、四十分鐘，為首的職業學生眼看鬧不出花樣，在高喊一聲「現在我們歡送這位部長」之下，這一闖鬧劇落幕。

瀋陽之行輿論好評

以後到天津、瀋陽各處大學繼續巡視，也免不了這般騷擾的情況；朱家驊一直以溫厚的胸襟，嚴正的姿態，隨機應付處理。

因此，當時輿論對教育部及朱部長個人的報導評論，正面的超過於負面的。也反映出當時各大學領導人（校長）、高級

知識分子（教授）對教育行政領航人的密切協助配合。

這短篇拙文中，所涉及的北大訓導長陳雪屏老師，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十二日，遽聞享年九十九的老師謝世，筆者奔入師門，拭淚叩叩。四月廿五日，總統明令褒揚。（令文前段，詳敘陳氏的學經歷，早為世人所共知，僅鈔錄令文後段如下：

「嗣歷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務。晚歲奉聘出任總統府資政。」

陳雪屏陪教長北行

關於朱家驊北上巡視的經過，其間胡適與陳雪屏二人曾經多所獻議和協助，在此再加補述。胡適之先生知道北師院和清華大學部分學生包圍干擾朱部長情形之後，因朱家驊將繼續赴東北瀋陽各大學視察，而當地社會情勢不穩定，教育界問題尤其複雜，深恐朱家驊應付困難。乃請北大教授姚從吾轉告朱家驊：「此次先生不避艱苦，北上巡視各大學復員後情況，只帶

方秘書一人隨行，勇氣可佩。如此『單刀赴會』，必將遭遇困難問題，我乃請北大教授兼訓導長陳雪屏隨同前往，以便協助

處理一切。」朱家驊深感胡適盛意，欣然接受。

陳雪屏原任北大教授，勝利後政府派任北平臨時大學校長。臨時大學是短期教育的大學，目的在清除敵偽統治時期對青年學生之奴化毒素，重振國家民族意識與精神。此時北平臨大已結業，頒發學生畢業證書，可是臨大學生認為領取臨時大學畢業證書，無異是接受敵偽時期奴化教育的標記，終身蒙羞，要求教育部發給抗戰時期後方任何一所公私立大學的畢業證書，以正身分。

此一要求自難獲准，他們乃趁此次朱教長到了北平，推出代表數十人要求面見朱家驊陳情，朱部長派筆者代見接談，陳雪屏亦在座。

當時在北京飯店闢室接談，筆者多方勸導，說臨大乃政府明令成立之短期大學，首在灌輸正確之國家思想，振作民族精神，所聘師資皆北平各大學教授之菁英，而校長陳雪屏，尤為北大極負清望之名教授。你們取得臨大畢業證書是一種榮幸，那能視為羞辱呢？反覆曉諭，學生終難釋懷，往返辯解，直到當晚午夜這批學生代表才悻然散去。